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十七

□ 12

3197

17



門口 12
3197
17

左傳輯釋卷二十一

日南 安井衡 著

昭和
月 年
日 購求

昭公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杜為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

君買

杜加弑者責止

己卯地震

杜無傳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

許悼公

杜無傳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

杜陰縣今屬南鄉郡

令尹子瑕城郟

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杜遷

城郟皆欲

楚子之在蔡也

杜蓋為大夫

安正義楚子十一年為蔡公十三

歲耳未堪立師傅也至今七年未得

郟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

杜

郟陽

安釋文郟

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

杜伍奢伍舉之父

費無極

左傳輯釋

卷之二十一

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杜室妻也王為之聘於秦

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杜王自取之故稱夫人至為下拜

起夫人鄆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杜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邾二月

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杜蟲邾邑不書圍取不以告乃盡歸鄆俘夏許悼公

瘡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杜止獨進藥不由醫大子奔晉書曰弒

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杜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捨藥物

為舟師以伐濮杜濮南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楚子

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杜城父今縣

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

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杜為明年譜大子張本秋齊高發

帥師伐莒杜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鄆杜紀鄆莒邑也東海贛

其夫已為妾婦杜寡婦安衡案石經宋本小字本每本如此已身也身

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杜因紡蠶連所紡以度城而藏安

外杜投繩城外安正義當是繫繩城上而投其所垂於外婦人則隨之出劉炫

十人緹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

丙子齊師入紀杜傳言怨不在大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

生絲弱杜子游駟偃也弱幼少其父兄立子瑕杜子瑕子游叔父乃杜之誤也衡案杜下注云舍子立叔則此不

瑕為絲之叔此注云子瑕子游叔父乃杜之誤也衡案杜下注云舍子立叔則此不

夏之子杜云叔父未詳馬宗璉云下文且以為不順杜注舍子立叔是杜從世本以

瑕為絲之叔此注云子瑕子游叔父乃杜之誤也衡案杜下注云舍子立叔則此不

瑕為絲之叔此注云子瑕子游叔父乃杜之誤也衡案杜下注云舍子立叔則此不

瑕為絲之叔此注云子瑕子游叔父乃杜之誤也衡案杜下注云舍子立叔則此不

瑕為絲之叔此注云子瑕子游叔父乃杜之誤也衡案杜下注云舍子立叔則此不

當以子瑕為子游叔父蓋杜本作繇叔父轉寫者涉傳子游生繇之文遂誤繇作子游耳

子產憎其為人

杜憎子瑕且

以為不順

杜舍子立叔

弗許亦弗止

杜許之為違禮止之

駟氏聳

杜聳懼也

他日繇以告其舅父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

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

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

杜不獲天福

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

杜

大死曰札小疫曰瘥

安陸祭云國語無天昏札瘥之憂韋注曰狂惑曰昏疫死曰短折曰天未名曰昏

注札瘥病也又君子失心鮮不天昏注云昏狂荒之疾也此云大死小疫似未有據且傳言寡君之二三臣則不得為未名矣後年晏子論祝史亦曰天昏孤疾則韋說為是王念孫云昏之言昏沒也韋陶謨下民昏墊鄭注曰昏沒也衛案天與札瘥皆屬病故昏訓狂荒不倫且告他國之君以狂惑非所以敬大臣王從鄭訓沒是也

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

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

杜於私族之謀宜立親

之長

安陸祭云私族於謀蓋言私謀於族倒字以成文耳如云室於怒市於色又注云魯故之以衛案私族於謀倒裝句法即謀於私族也下文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大夫皆不與知此事也故云謀於私族

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

亂是吾何知焉

杜言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知

安衛案抑與意通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也

諺曰無過

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

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

杜在十三年

君尋舊盟

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

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杜遣人報晉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杜十三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戌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

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

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

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

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

杜轉遷徙也

安衛案性

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杜傳言平王所不能霸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

淵杜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滎陽國人請為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鬪

龍不我覲也杜覲見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杜淵

室之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杜傳言子安正義乃止也

衡案乃止也亦子產之語止猶足也言如此乃足不復煩禳之也註安正義乃止也

蹶由於楚子杜蹶由吳王弟五安釋文蹶註九衛反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

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杜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舍前之忽可

也乃歸蹶由杜言楚子能註用善言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杜無傳嘗有五帛

鄭曹安正義賈逵云前此以鄭叛也叛便從鄭而出叛不告故不書炫謂玉帛之

邑註使謂國家所有交好皆告之非奔者之身嘗聘也衡案經云自鄭明先此

以鄭叛賈說是也孔疏以嘗有五帛註齊豹作而不秋盜殺衛侯之兄縶杜義故書曰盜

而不得註與君爭而出十有一

月辛卯蔡侯廬卒杜無傳未同盟註而赴以名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杜是歲朔日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

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安正義歷法十九年為一章章首之歲必周之

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註正月朔且冬至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是章首之歲年也計僖五年至往年合一百三十三年是為七章今年復為章首故

云是歲朔且冬至之歲也服虔云梓慎知失閏二月冬至故獨以二月望氣則服虔

以為當時魯人置冬至於正月之內獨梓慎知二月己丑是真冬至耳其義或當然

也衡案傳書南至以將載梓慎之言耳非以正歷也南至果是二月當如服說然梓

慎望氣之外未嘗一言及時失傳亦不言司歷過竊疑二月是正月梓慎望氣

之譏經特舉首月而不書南至者得失無所闕例不書分至啓閉也杜氣氣也時魯侯不行登

杜氣氣也杜氣氣也安衡案杜上注以二月南至為失閏所致而此乃云

若置冬至於二月亦必自知失閏所致而改正之必不公然班之天下也司歷既不

置冬至於二月公何以知二月南至而使梓慎望氣也若謂梓慎告公以二月南至

則傳當載其言以正司歷之過矣而今又不然蓋杜不詳曰今茲宋有亂國

考義理所在望文下注前後矛盾進退無據可謂妄矣

幾亡二年而後弭蔡有大喪杜為宋華向出叔孫昭子曰然則戴

桓也杜戴族華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杜傳言狄費無極言

杜桓族向氏註由人與

杜費無極言

杜費無極言

杜費無極言

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杜一過約何信於讒王執伍奢杜切言使

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杜知天子寬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安正義服虔云城父

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杜佞才不能苟貳奉初以還杜奉初命

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杜奸犯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

如他日杜善其言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

君尚謂其弟負

杜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負尚弟子胥

安釋文君或作尹惠棟云棠風俗通作堂云堂楚邑大夫伍

尚為之其後氏焉棠堂與棠古字通見魯峻碑阮元云廣韻引風俗通堂楚邑又於棠下引左傳齊大夫棠無咎是堂與棠之別也王引之云君作尹者是也尚為棠邑大夫則是縣尹也其當作尹明甚棠尹猶言箴尹沈尹連尹耳杜注棠君亦當作棠尹為棠邑大夫故謂之棠尹也又案注曰棠尹奢之長子尚也則傳文本無尚字可知蓋以傳言棠尹謂其弟負曰我將歸死又言伍尚歸故知棠尹是尚若傳已稱其名曰棠尹尚則注當云棠尹尚奢之長子也必不更著其名曰奢之長子尚矣尚字後人所益衡棠堂雖通當以作棠為正凡楚稱尹者皆官名而官於朝如箴尹掌諫工尹掌工是也未有以配地名者蓋君猶公封於棠者謂之棠公封於白者謂之白公君降於公故謂棠邑大夫為棠君耳詳玩杜注傳當無尚字王說得之

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杜自以知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

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安錢大昕云五帝紀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正義云親戚謂交替賸後母弟象

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杜仁者貴安衡

明此義今不贅焉

矣予嘗注管子亦闡

安衡

妹穎首等也案古人稱父母為親戚大戴記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孟子盡心篇人莫大焉親戚君臣上下楚世家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猶言如喪考妣也孟嘗君列傳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亦謂其父母也正義兼弟妹言之非史公之吉衡案親稱父戚稱母因汎稱父母之黨為親戚後汎稱為主而父母之義遂沒矣予嘗注管子亦闡

度功所成而行之其澤及物

擇任而往知也

杜負任杜報讎知死不辟勇也

杜尚為

父不可棄

杜俱去為

名不可廢

杜俱死為

爾其勉之相

從為愈

杜愈差

安正義病差謂之愈

伍尚歸奢聞負不來曰楚君

大夫其盱食乎

杜將有吳憂

楚人皆殺之負如吳言伐楚之利

於州于

杜州于吳

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

杜光吳公子闔

負曰彼將有他志

杜光欲弑僚不利負用事

余姑為

之求士而鄙以待之

杜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

安王念孫云古謂野為鄙

以待之也故下文又言耕於鄙呂氏春秋晉

乃見罇設諸焉

杜罇諸

於鄙

杜為二十七年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

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

杜恐元公殺已

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

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

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廬

杜八子皆

公如華

氏請焉弗許遂劫之

杜劫公

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

以為質

杜欒景公也辰及

安正義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當景公之世辰

啓與華氏盟以為質

杜為此冬華

衛公孟縶狎齊豹

子此諸本皆云元公

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

杜公孟靈公兄

之子為衛司

安釋文狎戶甲反陸榮云襄六年傳少相狎注狎親習也衛案下文

其究必至侮之狎義迎侮故杜

奪之司寇與郵

杜野豹

有役則反之無

則取之

杜紮足不良故有役則

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

喜負

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

杜宣姜靈

懼而欲以作亂故齊

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

杜薦達

為驂乘焉

杜為公孟

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

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

杜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

安衡案謂稱其美而薦之

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

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

杜使子言不信也

安正義杜意終不泄子言是終事子

子行事

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

杜周猶終

安正義杜意終不泄子言是終事子

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

壽

杜平壽衛

杜有事祭也蓋

齊子氏

惟於門外而伏甲焉

杜齊約

杜亦如前車實戈

使祝鼂實戈於車薪以當門

使一乘從公孟以出

杜亦如前車實戈

杜亦如前車實戈

使華齊御公孟宗魯

乘及閔中

杜閔曲

安正義計華齊是公孟之臣自為公孟之御非齊氏所當

使華齊御公孟宗魯

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

華寅乘貳車使華寅執蓋以此

安正義計華齊是公孟之臣自為公孟之御非齊氏所當

使華齊御公孟宗魯

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

杜公副

杜亦如前車實戈

及公宮鴻駟馳駟乘于公

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

杜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

杜蓋蔽公而去闕空也以蓋

而從公

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

杜死鳥

杜青頃公

既出聞衛亂使

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

杜將事行

杜將事行

遂從諸

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

杜將事行

杜將事行

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

貳

杜貳違

杜阿比也命已

臣不敢

則有宗祧在

杜言受聘當

杜聘事

乃止

衛侯固請見之

杜聘事

杜聘事

衛侯固請見之

左傳輯釋

卷之二十一

左傳輯釋

卷之二十一

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

杜以爲相見之禮

爲未致使故也

杜未致使故不致以容禮見

衛侯以爲乘馬

杜喜其敬己故貴其物

賓將振

杜振行

主人辭曰亡人之

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

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

杜有相親有臣懼

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

杜設火燎以備守

安釋文一本作終夕與

於燎惠棟云古本作與燎杜子春注周禮可據也阮元云子春注見夏官掌古衡案執鐸者有事將以令其衆也置燭於庭以警夜謂之燎據釋文陸本亦無於字無者

長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

杜北宮喜也

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

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

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

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

師圍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

杜皆齊氏黨

閏月戊辰殺宣姜

杜與公子朝

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

杜滅齊氏故

賜析朱鉏謚曰成子

杜

而賜謚及墓安衡案足利本宋本宋殘本如此注皆死而賜謚本或死上衍未字田傳終言之注終言之本或終下衍而字段玉裁云杜云終言之則其上文爲死而賜謚無可疑者或添未字則不得云終言之矣

而以齊氏之墓子之

杜皆死

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

杜喜青敬

苑何忌辭

杜言其有禮

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

杜何忌齊大夫言青若

安阮元云廣韻二

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杜言

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

杜言

杜受

琴張聞宗魯死

杜琴張孔子弟子

安王引之云家語序曰語云

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第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

杜言

蓋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之文然亦不以爲琴張牢與琴張不得合而爲

杜言

一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亦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家語未出以前不得

杜言

有琴張名牢之說衡案正義載賈鄭以琴張爲顛孫師服虔駁之是也要之牢只一

杜言

賜則犯康

杜言

見琴張再見他無所見則其為一人與二人今不可得而考莊子子琴張疑即琴張上如子字則琴是姓張是名論語牢曰據文必是名恐不得為莊子所云子案今之可言者

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

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安衡案齊豹假宗魯名勸之公孟必言其賢而其所為與人將殺之而不敢以告是與其謀也故云孟縶之賊宗魯所為乃非義之義而琴張義之故痛折之

君子不食姦杜知公孟不

祿是食不受亂杜許豹行事

不為利疚於回杜疚病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

不以回待人杜知難不告是安中并積德云縶之不善豹之亂皆無所規正是以回待人也

不蓋不義杜以周事豹安衡案杜以上文以周事子為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杜平公

公孫喜樂舍杜舍樂

司馬彊向宜杜喜孫

向鄭杜宜鄭皆

楚建杜楚平王之

鄒甲杜小邾穆

出奔鄭杜八子

敗子城子杜宋大

城適晉杜子城為華氏所敗別走至晉

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

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

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

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杜費遂大司

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

求去憂而滋長乎杜憂益長

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

亡有命余不忍其詢杜詢恥

安正義言我子死

冬十月公殺華向

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杜登費遂之子

向寧欲

殺大子華亥曰于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杜

可以為使少司寇輕以歸杜以三公子歸公

曰子之齒長矣不能

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杜質信也送公子歸可

安衡案言以三公子

公子既入華輕將自門行杜從公

安衡案輕送公子至公門

將自門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杜而女

外去也

左傳

卷之二十一

所居安衛案三公子告其

齊侯疥遂疔

杜疔瘡

安釋文齊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

疾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瘡也瘡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為誤案博例因事曰遂若瘡已是瘡疾何為復言遂瘡乎焦循云陸氏所論極明杜不訓疥者不必訓也此傳

記晏子之言而原於諸侯之賓問疾者則但曰齊侯疾期而不瘳可矣乃必詳之曰疥曰遂疔者明其期而所以不瘳者持此疾而已蓋疥瘳不已又患疔瘳二者皆小

疾而久淹諸侯之賓欲誅祝史詳此二疾本齊侯之侈耳觀田於沛樂於過臺則其無大疾可知矣疥瘳本不易遽痊因而又患瘳儒者謂病疥惡寒變瘳其說本迂孔穎

達謂初二日一發後遂類日熱發其說尤謬瘳以二日一發為重類日發為輕若果二日變為類日其疾已就愈何云以小疥大乎期而不瘳諸

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杜多在

梁丘據與裔款

杜二子齊

言於公

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

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蓋誅於祝固史噐以辭賓

噐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

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

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

史無求於鬼神

建以語康王

杜楚王

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

君以為諸侯主也

杜五君文襄

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

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

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

愧所安衛案違邪也下並同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

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

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

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輪掠其聚

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

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

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

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

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

也杜言非誅祝安衡案言疾不可得而治也此提其綱下條列其所以不可治欲使齊侯知治疾在脩德不在誅祝史杜注未是山

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

之鹽蜃祈望守之杜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安正義周禮司徒之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注屬有林衡之官掌

巡林麓之禁鄭玄云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舟是行水之器鮫是大魚之

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為官名也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為虞鄭玄云虞度也藪

是少水之澤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候為名也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

祈望為主海之官也莊述祖云鮫當作鮫鮫即籛字說文引澤之自籛自乃舟之誤

衡案鹿麓之假借萑蒲皆可以織席衡麓虞候祈望皆命名有義唯舟鮫合器與魚

為名不雅且鮫海魚以名澤官最非其義莊據說文為鮫字訛是也池水編籬養魚

謂之鮫澤池之大也亦可編籬以養魚澤中所養不駕舟不可得而捕故名澤官為

舟鮫耳此官以捕澤魚為職因使之守萑蒲也釋文鮫音交則陳季已訛為鮫矣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杜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注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

為迫近關所征稅安王引之云偏介本作偏介介即邇字也偏介二字義本相近襄

枉暴奪其私物注二十九傳云邇而不偏是也注本作介近也迫近國都之關

迫近二字正釋偏介二字則正文之本作偏介明矣祇因介與介字形相似故介誤

為介而注文之介近也亦誤為介近也後人以介無近義而有偏義故改近也為偏

也以為近關所征稅皆承近也二字言之若改近也為偏也則全注皆不可通矣衡

案釋文介音界正義齊於境內更復置關不與常禮同以隔外內故注介為隔也陸

孔及見賈服之本而皆不言有異文依今本為音疏則杜所據之本亦作偏介矣蓋

齊欲征行人故置關於近都之地以介隔內外故稱偏介之關耳杜言迫近及近

關而不言偏者關所以為隔注言關故不復言偏也周禮遂人五鄙為鄙五鄙為縣

縣鄙之人總稱野人私謂所私齋野人入役苟有所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杜

私齋則征之不復聽其所分疏矣注訓征為奪未是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杜

承嗣大夫安衡案布帛曰賄強布常無藝杜藝法制也言徵斂無度宮

室日更淫樂不違杜達去安衡案所注欲必遂內寵之妾肆奪於市杜肆

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杜詐為教令安衡案詐命野人注使進其所有私欲養求

不給則應杜養長也所求不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

有損聊攝以東杜聊攝齊西界也平原姑尤以西杜姑尤齊東界也

城陽郡東注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杜萬萬

南入海注姑尤水皆在

左傳專輯釋

卷之二十一

萬億曰兆。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

禁，薄斂，已責。註杜除逋十二月，齊侯田于沛。註杜言疾愈行招虞人

以弓，不進。註杜虞人掌山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

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

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註杜君招當往，道之常也安衡案：此為虞人言

之。守之固善，然學識未至，有時而錯，自非賢人君子，未如一意守官制。之少失也。杜不知聖意所在，遂致柳宗元之駁，讀書之不可不謹如此。君子肆

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

薪。註杜燂炊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註杜濟益也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註杜亦如君所謂可而有否焉，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註杜獻君之否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

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

羹，既戒，既平。註杜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醲

靡有爭。註杜醲總也，嘏大也，言總大安正義：樂記云：大羹不和，鄭玄云：大羹肉

先王之濟五味，註杜濟成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

味，一氣。註杜須氣二體。註杜舞者有三類。註杜風雅四物。註杜雜用四方之

註安陸祭云：四物未詳，此強解耳。傳遜云：四物律度量衡也。衡案：一氣至九歌皆音

註樂所用，本有定數，而獨以四物為四方之物，不倫甚矣。傳所云四物，樂唯用律

註而下有六律，則此不必言律，如度量衡制器或用之，未聞用之樂，可

註謂妄矣。竊謂四物，謂舞者所執武舞執干，文舞執籥箏及鸞，翻是也。五聲。註杜商

角徵。六律。註杜黃鍾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安正義：黃鍾黃者中之色也

註為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

註陽氣施種於黃泉，滋萌萬物，為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始於子，在

註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芽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大蕤蕤奏

註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來助大蕤，宣四方之氣而出

左傳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嘉潔之也彼注云辜必也位於辰
 在三月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
 賓蕤繼也賓道也言陽始道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
 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
 而使陰氣夷當傷之位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
 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
 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
 而雜陽閔種也彼注云外閉曰閔位於亥在十月

七音 杜周武王伐紂自午及
 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 安正義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冷州鳩對曰
 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 註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

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
 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辰之位皆在北維我姬氏出自天
 龜則我皇妣大姜之姪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
 為農祥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
 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
 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也是言周樂有七音之意也五位者歲月日辰星之
 位也三所者星與日辰之位是一所也歲之所在是二所也月之所在是三所也劉
 歆三統之術算此五位所在武王以殷之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午發師其年歲星在
 鶉火之次也其日月令宿於房五度房即天駟之星日在箕七度箕於次分在析木
 之津也日月之會謂之辰斗柄斗前也戊午後三日得周二月辛酉朔日月令宿於
 箕十度在斗前一度是為辰在斗柄也星在天龜者星於五星為永星辰星是也天
 龜即玄枵次之別名於是辰星在婺女之宿其分在天龜之宿次也鶉是張星也駟

是房星也天宿以右旋為次張翼軫角亢氐房凡七宿是自鶉火至駟為七列宿有
 七也鶉火在午天龜在子斗柄所建月移一次是自午至子為南北之揆七同也揆
 度也度量星之有七同也武王既見天時如此以數比合之其數有七也以聲
 昭明之聲亦宜有七也故以七同其數五聲之外加以變宮變徵也杜言武王伐紂
 自午及子凡七日者尚書泰誓云戊午王次于河朔又牧誓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
 于商郊牧野乃誓是自戊午至甲子七日也劉炫云杜既取國語之文以七同其數
 以律和其聲何為又云自午及子凡七日乎衡案劉說是也合宿於房五度律歷志
 作在房五度此文其日即律歷志是夕謂戊午日寫手以日月連用誤為合宿遂改
 在為合 宿於耳 **八風** 註杜八方 安釋文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
 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條風又名融風景風一名凱風衡案一氣至九歌
 皆所以作樂八風則樂所行非所以作樂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之大用而此獨
 不言之鐘儀操南音范宣子曰樂操土風是古人謂音為
 風竊謂此八風謂八音不言八音者與上七音相避耳 **九歌** 註杜九功之德皆
 三事謂 安釋文六府水火金木土 註杜言此九者合然清濁小
 之九功 註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 以相成也 註杜後相成為和樂

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 註杜周密
 安正義周疏以上凡十事皆兩事相對其義相反乃言樂聲
 註如此相反以成音曲猶羹之水火相反入之和而不同也 **君子聽之以平**

其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 註杜詩幽風也義取心
 平則德音無瑕闕 **今據不然**

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

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

昔爽鳩氏始居此地杜爽鳩氏少暉氏之司寇也季荊因之杜季荊虞夏諸侯有

逢伯陵因之杜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杜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安衛案蒲姑

氏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杜齊侯

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

水懦弱民狎而翫之杜狎輕也安釋文懦乃亂乃臥二反一音儒衛案乃亂

用當以作安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

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杜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而取其財

不得謂之取人取讀為聚人即盜也謂羣盜皆聚於澤中非謂劫人於澤中也文選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藝文類從治政部上白帖九十一太平御覽治道部三引此

並作聚入於萑苻之澤蓋從服虔本也韓子內儲說篇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萑澤將遂以為鄭禍處於萑澤即所謂聚入於萑苻之澤也

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

止安仲尼曰善哉政

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杜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

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杜詩大雅汙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

毋從詭隨杜詭人

以謹無良杜謹勅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

猛也杜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

以和也杜又曰

左傳輯釋 卷之二十一

不競不綵不剛不柔

杜詩殷頌言湯政得中

安陸祭云朱傳以綵為綴是也

儒爾義與下不剛不柔相比衡案綵無綴義宋陸以今文律古文欲使綵字與布

政優優百祿是道

杜優優和也

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

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杜子產見愛有

安王念孫云愛即仁也謂子產之仁

人也以子產為古之遺仁猶以叔向為古之遺直耳衡案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孟子謂子產惠而不知為政賈逵訓愛為惠是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杜晉

公即位通嗣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杜自外至故曰

曰叛南里宋城內里名

安衡案入逆辭內不受而強入之與諸侯納之然後始能入義相近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

杜叔弓之

侯朱出奔楚

杜朱為天子則失位遂微弱為

安衡案凡諸侯去國皆以

如晉至河乃復

杜晉人辭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

杜周景王也無射

泠州鳩曰王其

以心疾死乎

杜泠樂官州鳩其名也

夫樂天子之職也

杜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與

也

杜樂因音而鐘音之器也

杜音由器

天子省風以作樂

俗作樂以移之

器以鍾之

杜鍾聚也以

輿以行之

杜樂須音

小者不窕

杜窕細大者不橢

和於物物和則嘉成

杜嘉樂

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

樂

杜億安窕則不咸

杜不充滿

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

名同實其指一也周徧則

橛則不容

杜心不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

鐘槲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杜為明年天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

朱失位位在卑

杜不在適子位

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

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

解于位，民之攸暨。

杜詩大雅，暨息也。

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杜為蔡侯朱，出奔傳。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

杜叔孫昭子，以三命為國政。

季孫欲

惡諸晉。

杜憎叔孫在己上位，欲使得罪於晉。

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

杜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為鮑國七年。

安正義劉炫云：案聘禮使卿主國待之，喪餼五牢，則臣之牢禮不依命數。鮑國禮當五牢，加二牢耳。

士鞅怒。

安正義七年於禮厚矣，而鞅怒者，但陳設為鞅，鞅必不怒，其時魯人報云：鮑國之禮，鞅遂怒其輕己。

曰：鮑

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

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杜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為哀七年吳徵百牢起。

宋華費遂

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

杜公御士。

安釋文，貙救。

俱反，衡案御士侍御之士，謂近臣。

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

杜亡人，華亥等。

亟言之。

安正義服虔云：亟疾也。疾言之，欲使信，則服虔讀為亟也。或當為亟，亟者去吏反，本是一字。正義云：服虔讀為亟也。或當為亟，則傳文本不作亟，竊謂舊本蓋作極，而服訓疾，故孔云：服讀為亟也。孔欲改為亟，以訓數，故云：或當為亟，極亟通。

孔義可從，今本作亟者，後大依正義改之耳。

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

杜司馬謂費遂為大司馬，良子謂

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

杜言若

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

安衡案言亡人將弑君，若愛司馬而不忍，逐貙不如速亡之為愈也。否將見殺。

死如可逃，何遠之

有。

杜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

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

而使告司馬。

杜告司馬，使逐貙。

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

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

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

杜酬酒幣。

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

杜亦如

張句尤之。

杜張句華貙臣，尤怪賜之厚。

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

之。

杜子皮華貙，訊問也。

宜僚盡以告。

杜告欲因田衡案，并告司馬必多僚也。之言，故張句欲殺多僚也。

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

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

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白任鄭翩殺多僚

註杜任翩亦

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掎禦諸橫

註杜梁國睢陽縣

註安釋文睢音雖

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

註杜盧門宋東城南門

六

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註杜舊鄘故城也桑林城門名

秋七月

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

註杜物事也

安惠士奇云歲時日月星辰謂之六物是何物也謂六物之占當何屬也衡案物猶占也周禮地官卜人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注物地占其形色知

鹹淡是也凡相地肥瘠物美惡皆曰物故引伸訓占耳

對曰二至二分

註杜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

日有食

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

註杜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

過安衡案二分日月同行黃道其行相並二至日月各行南北道之極其相過與之理古人明見之而其不言月掩日而言日有食之者就眾人所能見而言之以戒為人君者其深知遠謀非後世所能及也

其他月則為災

註杜意在於

昭

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註杜陰侵陽是陽不勝陰

於是叔輒哭日食

註杜意在於

昭

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

華氏

註杜登前年奔吳 齊烏枝鳴戍宋

註杜烏枝鳴齊大夫

廚人濮曰

註杜濮宋廚

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

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

敗吳師于鴻口

註杜梁國睢陽縣

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負

二帥吳大夫

註安釋文雒古含反衡案雒本或作

華登帥其餘

註杜吳餘

以敗宋

師公欲出

註杜出

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

註杜可借使

而不能送

亡君請待之

註杜請君待復

註安正義服虔以君上屬孫毓以君下屬杜注不明

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

以死國事而不能送亡君也君字上屬為是請待之者言君請待已再戰死事而後出國也

也微識 註安釋文微說文作微馬宗璉云說文微幟也以絳帛著於背从巾微省聲張

曰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左軍於左肩中軍置之匈此陽門城下之吏卒故以絳幟置於肩衡案揚者手執而揚之使人易認不謹置於肩也

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

杜見國人皆揚徽睢、陽正東門名揚門、

下而巡之、曰國亡君

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

死、莫如去備、杜備長、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

新里、杜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僕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杜居華氏地、

而助、華妊居于公里、亦如之、杜妊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僕新說、安衛

公戰、些說本苛也、玉篇口、毀也、言不苛責小忿、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杜城以前年奔、

曹翰胡、杜曹大、會晉荀吳、杜中行、齊苑何忌、杜齊大、衛公子朝

其御願為鸞、杜鄭翮華氏黨、安惠棟云、陸佃引舊說、江淮謂羣鸞旋飛為鸞、

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杜子祿、干孳御呂封人華

豹、張句為右、杜呂封人華、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杜

將注、豹則關矣、杜注傳、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杜平公、

豹射出其間、杜出子城子、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杜狎、

抽矢、杜豹止、城射之、殪、杜豹、張句抽矢而下、杜及長丈二、

干孳請一矢、杜求、城曰、余言女於君、杜欲活、對曰、不死、伍乘軍

之大刑也、杜同乘共伍、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

殪、杜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貍、曰、吾為

樂氏矣、杜晉樂盈還入、作亂而、貍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杜廷、

也、安王引之云、廷之本訓為往來之往、借以為懼之懼、惟有邱往反之音、禮記

與惟同、故亦音邱、枉反、若音求、枉反、則當訓為誑、欺、不得訓為恐、矣、段氏說文注、謂

人實廷、女之廷、為誑之假借是也、而謂子無我廷之廷、亦同、則非也、子無我廷、乃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之假借言子母以是言恐懼我今日之事不幸而後亡幸猶不亡也豈誑之假借哉衛侯送陸祭亦訓誑段說可從送本或作廷非使華登如楚

乞師華貊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杜犯公師出食於睢

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杜入南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

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

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杜為明年華向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

取貨於東國杜東國隱大子之子平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

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討杜盟于鄧依

國安衛侯棄疾依陳蔡人以國之時平侯尚在楚不與其盟則此盟不謂鄧盟也蓋楚子將封陳蔡有世世不敢叛之盟觀無極故封之言可見矣彼傳以復

國為禮故不載耳其子有二心故廢之杜子謂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

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杜

言權在楚則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杜叛晉屬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蔡無他心杜將宥軍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泄軍謀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

楚杜言自南里大蒐于昌間杜無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

叔鞅如京師葬景王杜叔鞅叔弓子三王室亂杜承叔鞅言而書之未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杜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辟子朝秋劉子

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杜王城郊鄆今河南縣安衛案晉師納之冬

十月王子猛卒杜未即位故安衛案上經皆書王猛不言子以其即位也

書卒故傳釋之曰不成喪也可見猛既即位故書王猛而傳亦稱猛為王也又案上

經書王猛居于皇在六月傳則在七月書王猛入于王城在秋傳則在十月此經書

十月傳則書十一月與經各違月者此時王室大亂赴告失實經從赴

告而書之以懲不敬傳據實書之以釋經王室亂杜以為經誤疎矣

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杜無傳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歷推安衛案古文酉作

乘卯作乘字形

校前後當為癸卯朔書癸酉誤

安衛案古文酉作乘卯作乘字形

極肖隸定之時不能詳考
卯為西耳杜注是也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杜啓齊大夫北郭佐之後

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杜牧之莒大夫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

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杜地莒齊侯伐莒杜怒

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杜竈齊大夫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

之外杜稷門齊城門也安衡案不盟于城中辱之也莒於是乎大惡其君杜為明年莒子來奔傳

君憂無寧以為宗羞杜無寧寧也言華氏為宋宗廟之羞恥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

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杜華向公族也以為君憂拜命

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

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弊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

之楚人患之杜患宋以正義亢高也無高貴不善之事以勸亂人為惡也

能亢族亢不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

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杜言華氏不能復為宋

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

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杜華貙已下五子不書非卿

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杜代華費遂邊邛為大司徒杜邛平公曾孫

樂祁為司城杜祁子罕孫仲幾為在師杜幾仲江孫樂大心為右師

賓起有寵於景王杜子朝景王之長庶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杜三年而後弭

孟即起也王語賓孟杜皆喜子朝也依杜解則說音如字非是劉獻公之庶

子伯蚤事單穆公杜獻公劉摯伯蚤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

子伯蚤事單穆公杜獻公劉摯伯蚤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

子伯蚤事單穆公杜獻公劉摯伯蚤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

子伯蚤事單穆公杜獻公劉摯伯蚤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

子伯蚤事單穆公杜獻公劉摯伯蚤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

子伯蚤事單穆公杜獻公劉摯伯蚤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

子伯蚤事單穆公杜獻公劉摯伯蚤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

子伯蚤事單穆公杜獻公劉摯伯蚤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

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

杜言朝有欲立之言故劉蚩惡之

賓子孟適郊見雄

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

杜其為犧牲奉宗廟故自殘毀遽歸告

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

杜雞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寵飾則當貴盛故言異於

雞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

杜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犧在己則無患

害己喻子朝欲使王早寵異之

安衡家用如用鄩子于次睢之社之用謂殺之以祭凡犧必敬養而寵異之故以喻人君也言雞為犧貴重極矣然卒將見殺故

畏憚之人則異於雞為犧者實用人若他人為犧將殺已免禍實難已王弗應

杜十五年天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

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

杜北山雒北芒也王知單劉不王有心疾乙

丑崩于榮錡氏

杜四月十九日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澗戊辰劉子摯卒

單子立劉蚩

杜蚩事單子故五月庚辰見王

杜王子猛次正故單劉立之懼遂攻賓起殺之

也

杜在十五年

既獻而反鼓子焉

杜獻於廟

又叛於鮮虞

杜叛晉屬鮮虞六

月荀吳略東陽

杜略行也東陽晉之山

安衡案略猶徇也徇行下之蓋

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

杜昔陽故肥遂襲鼓滅

之以鼓子為糴歸使涉佗守之

杜守鼓之地涉佗晉大夫丁巳葬景王

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

杜百工百官也靈王景

王之帥郊要餞之甲

杜三邑

以逐劉子

杜逐伯壬戌劉子奔揚

杜揚周

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

杜悼王子

王子還夜取王以

如莊宮

杜王子還子朝黨也不欲

癸亥單子出

杜失王故王子還

與召莊公謀

杜莊公召伯與

曰不殺單旗不捷

杜旗單子也與之重盟

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

杜從還

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

杜頃子樊齊

遂奉王以追單子

杜奉王

及領大盟而復

地欲重盟令軍

殺摯荒以說

劉子如劉

單子亡乙

丑奔于平時

羣王子追之

駸延定稠

子朝奔京

丙寅伐之

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

乙亥甘平公亦敗焉

叔鞅至自京師

言王室之亂也

廢也

如平時遂如圍車次于皇

使王子處守于王城

辛卯鄆勝伐皇

大敗獲鄆勝

壬辰焚諸王城之市

盟百工于平宮

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

百

工叛

伐之

談荀躒帥九州之戎

以納王子于王城

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

冬十月丁巳晉籍

及焦瑕温原之師

中單子劉蚩以王師敗績于郊

前城人敗陸渾于

社

不成喪也

己丑敬王即位

館于子旅氏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

帥師軍于陰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籍談 于侯氏杜荀躒 于谿泉杜賈辛所軍鞏縣西南有明谿泉 次于社杜司馬督所次

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杜王師分在三邑雜陽西南有大解小解 閏月

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杜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雜 軍其東南王師

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杜京楚子朝所在 安顧炎武云唐石經此下有子朝奔郊四字惠棟

云碑四字非初刻當是晁公武據蜀石經增入非杜本也案下傳云二師圍郊郊邾

似疑朱梁時人所為顧炎武說欠詳審惠棟指為晁氏據蜀石經增入亦非子朝如

果在郊則二師圍郊邾邾潰子朝當奔別邑經傳何以無明文邪且二十三年王子

朝入于尹杜氏云自京入尹氏之邑正義曰知自京入尹者以前年子朝在京王師

雖毀其西南不言克京又今年二師圍郊不言子朝在郊故云自京入尹劉炫以為

前年王師已克京子朝從京入郊邾潰不知子朝所在而規杜非也由此推之子朝

奔郊四字或因劉氏之言而妄增也段玉裁云注楚字衍文次年晉人圍郊正義引

此注云京子朝所在無楚字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婍如晉杜謝取邾師 癸丑叔鞅卒杜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杜稱行人譏晉執使人 晉人圍郊杜討子朝也邾

叔鞅卒前經書後從赴杜無傳未同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杜而赴以名 秋七月莒子

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杜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

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 胡子髡沈子逞滅杜國雖存君死曰滅 獲陳夏齧杜大夫死生通

舒亥 天王居于狄泉杜敬王辟子朝也狄泉今雒陽城內大食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 尹氏立王子朝杜曰獲夏齧微

杜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安衡案上經云天王居于狄泉而此書尹氏立

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註王子朝屬辭此事其意自明故傳不復釋之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杜二師王師晉師也 癸

卯郊鄆潰杜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鄆 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

邑杜平陰今河陰縣 王使告間杜子朝 庚戌還杜晉師 邾人城翼杜邾翼

邑杜離姑邾邑從離姑 還將自離姑杜則道徑魯之武城 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杜鉏邾

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杜至武城而還依山 徐鉏丘弱茅地杜三

夫杜謂此山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註道下濕遂自離姑註杜遂

武城人塞其前註杜以兵塞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

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註杜取邾師不邾人愬于晉晉人

來討叔孫婁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言使

人也註杜嫌外內異晉人使與邾大夫坐註杜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

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註杜在禮卿得會伯子男邾又夷也註杜邾雜

夷之註杜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註杜子服回魯大夫請使當之不敢廢

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註杜

與之使註杜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註杜身欲以士彌牟謂韓宣子

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註杜時邾君在晉若亡國子雖悔之何及

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註杜聽邾衆取叔孫是為

乃弗與使各居一館註杜子服回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

執之註杜二子辭不屈故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註杜

欲使邾人見註杜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

都註杜都別都叔孫旦而立期焉註杜立待命也從阮元云古者年之

皆日期而日註杜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註杜別四范獻子求貨

於叔孫使請冠焉註杜以求冠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註杜

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註杜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註杜欲行貨以叔

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註杜留申豐不使得吏人之與

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註杜示不

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註杜葺補去之如始至註杜不以

左傳卷之二十一

而有所毀壞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

杜三邑屬子朝註者訾在河南

鞏縣西南

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

杜自京入尹註氏之邑

癸未尹圉誘劉佗

殺之

杜尹圉尹文公也劉佗劉蜜族敬王黨

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

子先至而敗劉子還

杜軍子敗故

己丑召伯魯南宮極以成周人成

尹

杜二子周卿士子朝黨魯召莊公

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

杜辟子朝出註居劉子邑

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

杜近東城

秋七月戊申鄆羅納

諸莊宮

杜鄆羅周大夫註鄆時之子

尹辛敗劉師于唐

杜尹辛尹氏註族唐周地

丙辰又

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闈

杜西闈註周地

丙寅攻蒯蒯潰

杜河南縣西南註蒯鄉是也於

是敬王居秋泉尹氏立子朝

安衡案專具於經文而其義既明故傳不復言之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

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

杜烏存莒註大夫

庚輿將出聞烏存執父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

杜父長丈二註而無刃

苑

羊牧之曰君過之

杜牧之亦註莒大夫

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師

杜令尹以疾從我註故遂越攝其事

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

杜郊公著丘公之註子十四年奔齊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

瑕卒楚師燬

杜子瑕即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火滅註為燬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

吳公子光曰

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

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常

安衡案諸本性作狂今從註宋本淳熙本小字宋本

陳大夫鬻壯而頑

杜克勝也軍註事尚威頓與許蔡疾楚政楚

令尹死其師燬帥賤多寵政令不壹

杜師賤遠越非正卿也軍註多寵人政令不壹於越安衡

多寵威不克愛

七國同役而不同心

杜七國楚頓胡註沈蔡陳許

師賤而不能整無大

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

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

杜示之註以不

整以誘之二十九日違兵忌後者敦陳整旅杜敦厚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杜月

晦戰擊楚所不意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杜囚徒不習戰

安衡案聚囚徒為一隊使以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

王杜從吳光帥右掩餘帥左杜掩餘吳王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

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

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噪而從之三國奔杜三國許楚師

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杜國君社稷

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不言戰楚未陳也杜嫌與陳例相八月丁酉南

宮極震杜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丁酉西南宮安衡案長弘云周之亡也其三

陸祭以為雷震失之也杜此震謂地震杜注是也長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

也杜文公劉蜜也先君謂蜜之父獻公周之亡也其三川震杜謂幽王時

渭雒水也地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杜子朝在王城東王必

大克杜敬王居秋泉在王楚太子建之母在郕杜郕鄭陽也平王娶秦

其家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郕杜諸樊吳王

安釋文案吳子過號諸樊王僚是過之弟子先儒又以為過弟何容僚子乃取過

伯祖同名吳人雖是東夷理亦不應然也此久遠之書字又經篆隸或誤耳陸祭云

史記吳世家書此事以為公子光是也衡案諸樊是號非名吳又夷也未能同諸夏

之禮且晉趙氏稱孟者數人未聞有非之者何獨疑諸樊哉傳云太子史云公子傳

云諸樊史云光雖字經篆隸不當謬誤至此史記所載別是一說凡史與傳異者皆

傳是而史非陸反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

及將死眾曰請遂伐吳以徼之杜此年秋敗於雞父亡君夫人不

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遠滋杜遠滋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

疾而復杜此年春晉為邾人執楚囊瓦為令尹杜囊瓦子囊之孫城

郢杜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

註矣今畏吳復增脩以自固

左傳卷之二十一

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杜德及遠

天子卑守在諸侯

杜政卑慎

諸侯守在四隣

杜隣國為守

諸侯卑守在四竟

杜裁自完

慎其四竟

結其四援

杜結四隣之國為援助

民狎其野

杜狎安習也

三務成功

杜春夏秋三時之務

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

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

杜不獲守四竟

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

杜

在僖十八年

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

杜走集邊竟之壘壁

親其民人明其伍侯

杜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

信其隣國慎其

官守守其交禮

杜交接之禮

不僭不貪不懦不者

杜懦弱也者強也

完其守

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杜詩大雅無念也聿述也

義取念祖考則述治其德以顯之

無亦監乎若教蚡冒至于武文

杜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

土不過同

杜方百里為一圻言未滿一圻

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

杜方

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杜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註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纘卒

杜無傳孟

媯至自晉

杜喜得赦歸註故書至

安衡案書至亦告廟也十四年經意如至自晉書法全與此同彼已而傳獨言晉者蒙彼傳省文餘詳見于十四年經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杜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

冬吳滅巢

杜楚邑也書註滅用大師

葬杞平公

杜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厲以甘桓公見王子

朝

杜簡公名莊公之子召伯盈也罷註南宮極之子桓公甘平公之子 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

曰何害同德度義

杜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

安正義劉炫云案孔安國云德鈞則秉義者

強衡案劉說是也而未盡焉言德同則當揆度義優劣以知勝敗今度之義東王先王母弟而子朝庶子是於義既優矣若又務德必能勝之無入不足患也故下引大誓以證之 大誓言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 杜言紂象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亡 余

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杜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

襄二十八年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

鄔杜鄔氏西南有鄔晉士彌牟送叔孫于箕杜將禮而叔孫使梁

其蹙待于門內杜蹙叔孫曰余左顧而效乃殺之杜疑士伯來殺

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

久子杜以謝邾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

孫受禮而歸二月媾至自晉尊晉也杜貶媾族所以尊晉媾

行人非禮也然其所以致執則在取莒師故告廟以己安衛案

景伯泣問周故杜泣臨也就問子朝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杜陰勝陽故昭子曰旱

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杜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

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杜瑕杏敬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

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

亦有言曰發不恤其緯杜發寡婦也織者常苦而憂宗周之隕為

將及焉杜恐禍今王室實蠢蠢焉杜蠢蠢動吾小國懼矣然大

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壘之

恥杜詩小雅壘大器餅小器常聚於壘者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

懼而與宣子圖之杜宣子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杜為明年會

秋八月大雩旱也杜終如叔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

珪于河杜求福

安釋文于河本或作沈于河王念孫云有沈字者是也用寶

註珪沈于河與用兩圭質于河文同一例用猶以也故漢志

左傳輯釋 卷之二十一

作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若無沈字則文不成義甲戌津人得諸河上註杜珪自出陰不佞以温

人南侵註杜不佞敬王大夫晉以温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

石王定而獻之註杜不佞獻王與之東訾註杜嘉得玉故與之邑楚子為

舟師以略吳疆註杜略行也行吳安衛案略猶徇也不專戰伐徇

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註杜速召吳

踵楚註杜躡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

章之汭註杜汭水越公子倉歸王乘舟註杜歸遺倉及壽夢帥師從

王註杜壽夢越大夫王及圍陽而還註杜圍陽安正義王歸行及圍陽倉

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註杜鍾離不書沈尹戌曰

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註杜二姓之帥守幾如

是而不及郢註安衛案此亦倒裝言如是而不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

梗註杜詩大雅厲惡安衛案厲危也猶言禍階所由而升註杜其王之謂乎註杜

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婣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

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鸚鵡來

巢註杜此鳥穴居不在魯界安正義此鳥穴居今驗猶然考工記云鸚鵡不踰濟

又巢居故曰來巢註杜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註杜季辛下旬之辛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註杜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

于野井註杜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註杜冬十月戊辰叔孫婣卒

杜公不與小斂而書日註杜安衛案叔孫與季氏謀逆公而季氏背之明公在國必

味傳文其註杜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註杜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

以註安惠棟云園稱陳留志曰外黃於春註杜棘里宋地未同盟而赴

名註秋為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註杜十有二月齊侯取郟註杜取郟以

居公也

左傳卷之二十一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杜右師樂大語

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杜司城樂氏之大宗也昭子告其人曰右

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杜唯禮可以貴身

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杜賤人能有禮乎無禮必亡杜為定十年

而卑之宗身之本也而賤之是自賤其身也宋公享昭子賤新宮杜逸昭子賦車轄杜詩小雅周人思得賢

小雅篇者管即笙也以燕禮及鄉飲酒升歌笙歌同用小雅知新宮必是小雅昭子賦車轄杜詩小雅周人思得賢

為李孫迎宋公女故賦之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杜坐宋公右以相

正義燕禮云司宮筵賓於戶西東上小臣設公席於俎階上西鄉是禮坐公西鄉賓南鄉也語相泣也樂祁佐杜助宴

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杜可樂而

樂哀杜可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

久杜為此冬叔孫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杜平子庶姑與公若生

宋元夫人杜宋元夫人平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

杜平子人臣而因公若從杜從昭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杜曹氏

夫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

三世矣杜文子武魯君喪政四公矣杜宣成無民而能逞其志

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杜

詩大雅言無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杜為下公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杜王

有子朝亂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杜簡子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

將納王杜納王於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左轉輯釋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

註杜經者道之常

地之義也

註杜義者利之宜

註安衡

言禮者所以經緯天地而制其宜也即所謂裁成輔相是也此提其綱六氣以下分釋之

民之行也

註杜行者人所履

天地之

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

註杜日月星辰天之明也

因地之性

註杜高下剛柔地之性也

安衡案此二句言所以裁成輔相之道天之明言其明示人者日月星辰六氣五行以至四時震曜皆是也地之性五味六采高下剛柔之屬皆是也曰則曰因

者象以制道也

生其六氣

註杜謂陰陽風雨晦明

用其五行

註杜金木水火土

氣為五味

註杜酸鹹辛苦甘

發為五色

註杜青黃赤白黑發見也

章為五聲

註杜徵羽宮商角

淫則昏亂

民失其性

註杜滋味聲色過則傷性

是故為禮以奉之

註杜制禮以奉其性

註安衡案此以下論所以

經緯天地而制其宜之實

為六畜

註杜馬牛羊雞犬豕

五牲

註杜麋鹿麀狼兔

三犧

註杜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

安陸案云六畜五牲三犧總此物隨所用而異其號也王引之云五牲牛羊豕犬雞也三犧牛羊豕也大戴禮曾子天圓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牲牛

曰大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豕曰饋食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割列四瘞是有五牲盧辨注曰五牲牛羊豕雞犬也誌志為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

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月令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土食稷與牛秋食麻與

用之則曰牲色純則曰犧以牢禮言之則有三合雞犬計之則為五合馬計之則為六其實一也猶下文之五章五色合玄計之則為六采五聲合變宮變徵計之為七

音耳衡案句首言為者皆謂聖人制禮以經緯天地之事通此義則六畜五牲三犧之實同而名異可知矣陸王得之又案大戴禮牲牛曰大牢牲羊曰少牢皆舉重以

包輕故下文云牲特豕豕言特則牛羊不特可知矣王自注云牛下脫豕豕二字羊下脫豕字疎矣

以奉五味為九文

註杜謂

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己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

安正義鄭於周禮司服之注具引尚書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

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黼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飾以為繡又云鶯畫以雉謂華蟲也義畫以

虎雖謂宗彝也考工記畫繪之事火以圓鄭眾云為圓形似火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孔安國云黼若斧形謂刃白而身黑故若斧也衡案九文

鄭以華蟲為一而加宗彝是也

六采

註杜畫繪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

安正義考工記云青與白相

次赤與黑相次玄與黃相次

五章以奉五色

註杜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

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

安正義謂之曰以上皆考工記文也

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

杜解見二

安衡案五味五色五聲皆天地所生聖人裁成輔相成其美以去其害故曰奉

為君臣上下以則

地義杜君臣有尊卑安衡案此以下論聖人則傲為夫婦外內以經二

物杜夫治外婦治安衡案上云則地義下云象天明則經二為父子兄弟

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杜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眾星之共辰

兩塔相安陸榮云上注以天明為日月星辰今此亦言其親疎倫序比象於天文

謂曰亞註之行列爾何乃頓異其說乎衡案上文天之明與地之性對凡指天之

所以明示於人者言之故兼四時震曜之屬在中此天明與地義二物並言乃天之

明中其最昭明者杜以為眾星是也但此兼外親言之謂廣制親姻之禮耳杜以為

一家之禮之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

事失之禮之本也安衡案行務者四時各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

戮杜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安衡案其字指四時殺戮謂霜雹之為溫慈

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杜此

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杜為禮以制好惡喜怒

衡案天理不移易者曰則易曰乃見天則類比類也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

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

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

之性是以長久杜協和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

紀天地之經緯也杜經緯錯居安正義言禮之於天地猶織之有經緯得

衡案言天地之有待於禮猶布帛之有待於經緯有經緯而後成其為布帛有禮而後成其為天地謂裁成輔相之

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由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

乎杜曲直以安衡案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故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

此言也杜鞅能守此言故終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

杜二王後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杜踐土在僖宋

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

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杜

右師樂大心

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杜言不善無大此者為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有鸛鶴來巢書所無

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杜師已魯安釋文已音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

干盟主無不祥大焉杜言不善無大此者為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有鸛鶴來巢書所無

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杜師已魯安釋文已音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之杜言鸛鶴來則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也鸛鶴

謂其財相室助其子以經紀家道也

及其妻扶己以示秦造之妻杜秦造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余

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杜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杜要

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

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杜執夜姑之有司欲迎受殺生之命

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杜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雞鬪

季氏介其雞杜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膠沙播之為介雞安正義鄭眾云介甲

氏為金距言之則著甲是也衡案杜謂雞不可披甲故讀介為芥既而覺與金距不

相應故又出或說膠沙者蓋和沙於膠播之雞負使羽毛凝結難傷也然亦甚費解

不若訓甲之直捷也雞之相鬪專距敵

冑蓋裁薄銅披之雞負謂之介雞耳

郈氏為之金距安王引之云前後

後者厚之借字也潛夫論志氏姓篇曰魯之公族有后氏檀弓后木鄭注曰后木魯

孝公子惠伯鞏之後正義曰世本孝公生惠伯鞏其後為厚氏世本云鞏此云鞏世

上博輯釋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呂氏春秋察微篇魯季氏與邾氏鬪雞高注曰后氏魯孝
公子惠伯革之後也以字為氏因曰后氏蓋惠伯革字厚厚與后通惠伯革之孫以
王父字為氏故其後為后氏或書其本字或書其借字皆是也若邾則叔孫氏之邑
而非惠伯革之字不得為昭伯所受之氏惠棟云服虔曰金距以金鎔距呂覽注云
以利鐵為假距查其距上香即鎔也又淮南子注云金距施芒于距

氏室以杜昭伯臧且讓之杜讓責故邾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

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杜禘祭也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

傳遜云四人為列尚不成樂況二人乎人當作八傳文誤也惠棟云吳仁傑曰淮南
書禘於襄廟舞者二人衛案此為大夫遂怨平子之起所主在不成樂況有淮南子
可證作二人是也傳云將禘則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杜不能

用禮也蓋襄安陸祭云周衰禮廢諸侯典祀蓋有獨豐于昵者如閔二年禘于莊公別立廟註公趙匡曰不及于祖也今此禘于襄公亦然杜皆云別立廟誤矣

衡案不能庸猶言廢之眾工萬於季氏而公廟萬者只二人是與廢其廟同故云不
能庸也上句云其眾萬於季氏下句云大夫遂怨季氏皆譏季氏則臧孫之意亦譏

季氏蔑先君矣杜陸以為謗昭公是傳挿此句以隔閔上下為不詞甚必不然矣祭
不及于祖以上者淮南子以為祈是也若是恒祭季氏雖不臣亦必助之不得獨萬

於家且恒祭而萬者二人經亦當書以貶季氏而今皆不然故知其為私祈也傳言
禘者以籩豆鼎俎之屬用禘法耳禘于莊公者因禘祭始合祭莊公於廟也故經云

吉禘于莊公吉云者言未宜禘也與此自別說詳于閔二年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杜公

昭公子昭公子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責杜責

皆公皆公公果公責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

執之亦無命也杜獨言執之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

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杜謂僚

小安衡案小人以位言僚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杜難

逐告邠孫邠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杜子家羈莊懿伯曰讒人以

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杜受惡不可為也安正義不勝則推

也衡案克成也言事若不成君獨受討季氏之名國家之事不復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安

正義今以求勝此事不可必也衡案事字句言舍民數世以求成事其事之成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

言舍民數世以求成事其事之成不可必也

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

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

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

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

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

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

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杜恐受洩命

叔孫昭子如闕杜闕魯地公居於長府杜官府名

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

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

弗許杜魯城南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

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杜

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杜慝姦惡也日冥姦人將起叛君助季氏不可知

眾怒不可蓄也杜季氏蓄而弗治將

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杜與季氏同

之弗聽邠孫曰必殺之公使邠孫逆孟懿子杜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

之司馬馮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莫對杜眾疑又曰我家臣也

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

也馮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杜陷公公徒釋

甲執冰而踞杜言無戰心也冰積丸蓋或云安正義方言曰弓藏謂之鞬或

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

氏執邠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

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杜使若非君本意者意如之事君也不敢

不改杜意如季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杜辭先君且遂

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

左傳輯釋 卷之二十一

謂同惡相求衡案同求與季氏同所求者暗指叔孫孟孫三家所求富

盛弓者也此或說積丸是箭箭其蓋可以取飲詩云抑釋柎忌抑鬯弓忌鬯

藏弓則柎藏矢也毛傳云柎所以覆矢柎與冰字雖異音義同是一器也

與權而已求之不巳故卒至叛非始求叛也合與季氏合也合則叛矣

謂同惡相求衡案同求與季氏同所求者暗指叔孫孟孫三家所求富

與權而已求之不巳故卒至叛非始求叛也合與季氏合也合則叛矣

謂同惡相求衡案同求與季氏同所求者暗指叔孫孟孫三家所求富

與權而已求之不巳故卒至叛非始求叛也合與季氏合也合則叛矣

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

杜齊侯自咎本不教有

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共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咎以謝公

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

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

杜物事也謂先往至野

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

杜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

安正義禮有

里社故郊特牲稱唯為社事單出里以二十五家為里故知二十五家為社也

以待君命

杜待君伐季氏之命

寡人將

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

曰天祿不再天若昨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

臣誰與之立

杜為齊臣

安正義言從君之人將棄君去矣衡案立立朝也

且齊君無信不如早

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勅力壹心好惡同之信

罪之有無

杜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

安衡案勅本或作戮非也今從足利本石經宋本岳奕

繾繾從公無

通外內

杜繾繾不離散

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

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

杜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

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

杜去君偽負罪出奔不必繾繾從公

二三子好亡而惡定

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

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杜何必守公

安陸案云謂何必守盟誓之言也衡案何守焉覆去君杜注是也且此

未盟焉得言守盟誓之言哉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

安衡案稽顙喪拜也季氏獲罪於君故為喪

拜以請叔孫

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

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

安衡案至子孫人不忘其為逐君之曹

平子曰苟使意如得

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

適公館者執之

杜恐從者知叔孫謀

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

納公

杜昭子請歸安眾

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

杜伏兵

左師展告公公

使昭子自鑄歸

杜辟伏兵

平子有異志

杜不欲復納公

冬十月辛酉昭

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註杜左師展將以

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註杜與公俱輕歸註安正義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

此騎馬註杜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些弗克註杜文公朝黨於鞏縣涉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註杜夢天子爨即位於廟已

與平公服而相之註杜平公元註杜旦召六卿註安衛案旦本或作且今

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註杜父兄謂註華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

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楸柎所以藉幹者註杜楸

棺中苓林也註安惠棟云說文引云楸部薦幹云楸部方木也幹滑也衛案柎後也

幹骸骨也註編方木如棧與柎相類以置棺底所以泄汗汁也故杜云棺中

苓林苓與榿通或從艸作苓非也說文柎作部蓋許所據本同註杜請無及先君註杜

也註杜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註杜昵

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

註杜言君命必不註安衛案祇本或作祇或註杜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註杜

註杜行祇適也註杜為明年梁丘註杜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郕註杜郕取以居公不書圍

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註杜僂句龜所註杜以下為信與僭僭吉註杜

信也註杜臧氏老將如晉問註杜起居註杜會請往註杜昭伯問家故

盡對註杜故事註杜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註杜內子昭伯妻不

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註杜又不註安衛案他事盡對唯內

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邱邱魴假使為賈正焉

註杜邱在東平無鹽縣東南魴假邱邑大註杜計於季氏註杜送計簿

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註杜桐汝註杜會出逐之及奔執諸季氏中

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註杜相

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杜立以為臧氏後會曰儻句不余欺也杜

傳言卜筮之驗善惡由人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茹人焉杜還復茹人城丘皇

遷此言人焉杜移言人於丘皇使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杜使二大夫為巢卷築郭也卷城

在南陽葉縣南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

將及王弗能久矣杜為明年楚子居卒傳

左傳輯釋卷二十一終

